

卷六



上海圖書館藏

忠義水滸傳

第十七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一事分題
曹正用智
的却立在
虛處妙

敢子回頭
志臣怕死
苦用此八
箇字

話說楊志當時在黃泥岡上被取了生辰綱去如何回轉去見得梁中書欲要就岡子上自尋死路却待望黃泥岡下躍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尋思道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比及今日尋箇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得着時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箇人時只是眼睜睜地看着楊志沒箇掙扎得起楊志指着罵道都是你這厮們不



看此處便
之究竟與
七箇人做
夥的手

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腰刀，過圍看時，別無物件，楊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那十四箇人，直到二更方纔得醒，一箇箇爬將起來，口裏只叫得連珠箭的苦。老都管道：「你們衆人不聽楊提轄的好言語，今日送了我，也衆人道：「老爺今日事已做出來了，且通箇商量。」老都管道：「你們有甚見識？」衆人道：「我們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燒到身，各自去；掃蜂蠱入懷，隨即解衣。』若還楊提轄在這裏，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的，不知去向。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說道：「他一路上凌辱打罵衆人，逼迫得我們都

此是古語

得他和強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縛了手脚，將金寶都擄去了。老都管道：「這話也說的是。我們等天明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箇虞侯，隨衙聽候，捉拿賊人。我等衆人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動文書，申覆太師得知，着落濟州府追獲這夥強人便了。」次日天曉，老都管自和一行，來濟州府該管官吏首告，不在話下。且說楊志提着朴刀，悶悶不已，離黃泥岡望南行了半日，看

看又走了半夜，去林子裏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無箇相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趕早涼了行，又走了二十餘里，正是

面皮青毒逞雄豪
白送金珠十一挑
今日爲何行急急
不知若箇打藤條

當時楊志走得辛苦到一酒店門前楊志道若不得些酒喫怎地打熬得過便入那酒店去向這桑木卓凳座頭上坐了身邊倚了朴刀只見竈邊一箇婦人問道客官莫不要打火楊志道先取兩角酒來喫借些米來做飯有肉安排些箇少停一發筭錢還你只見那婦人先叫一箇後生來面前篩酒一面做飯一邊炒肉都把來楊志喫了楊志起身綽了朴刀便出店門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飯錢都不曾有楊志道待俺回來還你權賒咱一賒說了便走那箇

酒的後生趕將出來揪住楊志被楊志一拳打翻了那婦人叫起屈來楊志只顧走只見背後一箇人趕來叫道你那厮走那裏去楊志回頭看時那人大脫着膊拖着桿棒搶遶將來楊志道這厮却不是晦氣倒來尋酒家立脚住了不走看後面時那篩酒後生也拿條椀叉隨後趕來又引着三兩箇莊客各拿桿棒飛也似都遶將來楊志道結果了這厮一箇那厮們都不敢追來便挺了手中朴刀來鬪這漢這漢也輪轉手中桿棒搶來相迎兩箇鬪了三二十合這漢怎地敵的楊志只辦得架隔遮欄上下躲閃那後來的後生并莊客却待一發上只見這漢托地跳出圈

子外來，叫道：「且都不要動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漢，你可通箇姓名。」那楊志拍着胸道：「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獸，楊志的便是。」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使麼？」楊志道：「你怎地知道洒家是楊制使？」這漢撇了鎗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便扶這人起來，問道：「足下是誰？」這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姓曹，名正，祖代屠戶出身。小人殺的好牲口，挑筋、剔骨、開剝、推剝，只此被人喚做操刀鬼。為因本處一箇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山東做客，不想折了本，回鄉不得，在此入贅在這箇莊農人家，却纔竈邊婦人，便是。」

又映帶出林冲手段

小人的渾家，這箇拿椀叉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纔小人和制使交手，見制使手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般。因此抵敵不住。楊志道：「原來你却林教師的徒弟，你的師父被高太尉陷害，落草去了。如今見在梁山泊。」曹正道：「小人也聽得人這般說，將來未知真實。且請制使到家少歇。」楊志便同曹正再回到酒店裏來。曹正請楊志裏面坐下，叫老婆和妻舅都來拜了楊志。一面再置酒食相待，飲酒中間，曹正動問道：「制使緣何到此？」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綱，并如今又失陷了梁中書的生辰綱一事，從頭備細告訴了。曹正道：「既然如此，制使且在小人家裏住幾時，再有。」

何等親熱

又映帶出林冲手段

又出王倫別安地
傷志方與
小寨併火
無得三出
蔡義有情

商議楊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將
來不敢久住曹正道制使這般說時要投那裏去楊志道
洒家欲投梁山泊去尋你師父林教頭俺先前在那裏經
過時正撞着他下山來與洒家交手王倫見了俺兩箇本
事一般因此都留爲○盜○也○須○有○志○氣在山寨裏相會以此認得你師父林冲
王倫當初苦苦相留俺却不肯落草如今臉上又添了金
印却去投逾他時好沒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進退兩難曹
正道制使見的是小人也聽的人傳說王倫那厮心地匾
窄安不得人說我師父林教頭上山時受盡他的氣不若
小人此間離不遠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喚做二龍山山

上有座寺喚做寶珠寺那座山生來却好裹着這座寺只
有一條路上的去如今寺裏住持還了俗養了頭髮餘者
和尚都隨順了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劫舍爲頭
那人喚做金眼虎鄧龍制使若有心落草時到去那裏入
夥足可安身楊志道既有這箇去處何不去奪來安身立
命當下就曹正家裏住了一宿借了些盤纏拿了朴刀相
別曹正拽開脚步投二龍山來行了一日看看漸晚却早
望見一座高山楊志道俺去林子裏且歇一夜明日却上
山去轉入林子裏來喫了一驚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脫的
赤條條的背上刺着花綉坐在松樹根頭乘涼那和尚見

巧詐解人

了楊志就樹根頭綽了禪杖跳將起來大喝道兀那撮鳥
你是那裏來的正是

平將珠寶擔落空
要投入寺裏強人

却問寶珠寺討帳
先引出寺外和尚

楊志聽了道原來也是關西和尚俺和他是鄉中問他一
聲楊志叫道你是那裏來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說輪起
手中禪杖只顧打來楊志道怎奈這秃厮無禮且把他來
出口氣挺起手中朴刀來透那和尚兩箇就林子裏一來
一往一上一下兩箇放對但見

兩條龍競寶一對虎爭食禪杖起如虎尾龍筋朴刀飛
似龍鬚虎爪啐律律忽喇喇天崩地塌陣雲中黑氣
旋惡狠狠雄赳赳雷吼風呼殺氣內金光閃爍兩條龍
競寶嚇的那身長力壯仗霜鋒周處眼無光一對虎爭
食驚的這膽大心寬施雪刃下莊魂魄喪兩條龍競寶
眼珠放彩尾擺得水母殿臺搖一對虎爭食野獸奔馳
聲震的山神毛髮豎

當時楊志和那和尚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尚賣
箇破綻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喝一聲且歇兩箇都住了手
楊志暗暗地喝采道那裏來的這箇和尚真箇好本事手
段高俺却剛剛地只敵的他在那僧人叫道兀那青面漢

高林冲
使拉着高

保遺臭流
步是同是
與

了公案
毋向後來
敘述口中
說出妙甚

此一段既
為行者事
先提又與
操刀人暗
映文情有
意無意毫

子、你是甚麼人、楊志道、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那
和尚道、你不是在東京賣刀殺了破落戶牛二的、楊志道
你、不見俺臉上金印、那和尚笑道、却原來在這裏相見、楊
志道不敢問師兄却是誰、緣何知道酒家賣刀、那和尚道
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神經畧相公帳前軍官魯
提轄的便是、為因三拳打死了鎮關西、却去五臺山淨髮
為僧、人見酒家背上有花繡、都叫俺做花和尚、魯智深、楊
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聽
的說道、師兄在大相國寺裏掛搭、如今何故來在這裏、魯
智深道、一言難盡、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着那豹子

頭林冲、被高太尉要陷害他性命、俺却路見不平、直送他
到滄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兩箇防送公人回來、對高俅
那厮說道、正要在野豬林裏結果林冲、却被大相國寺魯
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此害他不得、這直娘賊
恨殺酒家、分付寺裏長老、不許俺掛搭、又差人來捉酒家、
却得一夥潑皮通報、不是着了那厮的手、喫俺一把火、燒
了那菜園裏廨宇、逃走在江湖上、東又不着、西又不着、來
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兒、被箇酒店裏婦人、害了性命、把
酒家着蒙汗藥、麻翻了、得他的丈夫歸來的早、見了酒家
這般模樣、又看了俺的禪杖戒刀、喫驚、連忙把解藥救俺

醒來因問起洒家名字。留住俺過了幾日。結義洒家做了兄弟。那人夫妻兩箇亦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園子張青。其妻母夜叉孫二娘。甚是好義氣。住了四五日。打聽的這裏二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洒家特地來。逡他鄧龍入夥。耐耐那厮不肯安着。洒家在這山上。和那厮併又敵洒家。不過只把這山下三座關牢牢地拴住。又沒別路上去。那撮鳥由你叫罵。只是不下來。厮殺氣得洒家正苦在這裏沒箇委結。不想却是大哥來。楊志大喜。兩箇就林子裏剪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賣刀殺死了牛二的事。并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

指點來此一事。便道。既是開了關隘。俺們休在這裏。如何得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兩箇厮趕着行離了那林子。來到曹正酒店裏。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關時。休說道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耐耐那撮鳥。初投他時。只在關外相見。因不留俺。厮併起來。那厮小肚上被俺一脚點翻了。却待要結果了他性命。被他那裏人多。救了上山去。閉了這鳥關。由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厮殺楊志道。既然好去處。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魯智深道。

不作如此
如此這般
說一番
能出後
言真是妙

便是沒做箇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曹正道小人。有條計。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策。則箇曹正道制使也。休這般打扮。只照依小人這裏。近村莊家。穿着小人。把這位師父。禪杖戒刀。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帶六箇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條索子。綁了師父。小人自會做活結頭。却去山下。叫道。我們近村開酒店莊家。這和尚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了。不肯還錢。口裏說道。去報人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聽的。乘他醉了。把他綁縛在這裏。獻與大王。那厮必然放我們上山去。到得他山寨裏面。見那龍時。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遞過禪杖與師父。

一〇句〇謀〇自〇已〇一〇句〇說〇山〇寨〇才〇

你兩箇好漢。一發上那厮走往那裏去。若結果了他時。以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計若何。魯智深楊志齊道。妙哉妙哉。有詩為証。

乳虎稱龍亦枉然。二龍山許二龍蟠。
人逢忠義情偏洽。事到顛危策愈全。

當晚眾人喫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糧。次日五更起來。眾人都喫得飽了。魯智深的行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家。當日楊志魯智深曹正帶了小舅并五七箇莊家。取路投二龍山來。晌午後。直到林了裏。脫了衣裳。把魯智深用活結頭。使索子綁了。教兩箇莊家。牢牢地牽着索頭。楊志

又無節
人如如
一筆氣
一筆氣

戴了遮日頭涼笠兒，身穿破布衫，手裏倒提着朴刀。曹正拿着他的禪杖，衆人都提着棍棒，在前後簇擁着。到得山下，看那關時，都罷着，強弩硬弓，灰瓶砲石，小嘍囉在關上。箇小頭目上關來，問道：你等何處人來？我這裏做甚麼？那裏提得這箇和尚來？曹正答道：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莊，家開着一箇小酒店。這箇胖和尚不時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不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箇人來打此一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因此小人只得又將好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子綁縛這厮來獻與大王。

是箇可據
處少不得
這一番形
容又在當
時看的眼
睛裏說出
來更與呆
手敘證者

表我等村鄰孝順之心，免的村中後患。兩箇小頭目聽了這話，歡天喜地，說道：好了。衆人在此少待一時。兩箇小頭目就上山來，報知鄧龍，說拿得那胖和尚來。鄧龍聽了大喜，叫解上山來，且取這厮的心肝來做下酒，消我這點冤仇之恨。小嘍囉得令，來把關監門開了，便叫送上來。楊志曹正緊押魯智深解上山來，看那三座關時，端的峻峻兩下裏，山環繞將來，包在這座寺。山峯生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擺着檣木砲石，硬弩強弓，苦竹鎗密密地攢着。過得三處關，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過遭都是木柵，爲城寺前山門下。

立着七八箇小嘍囉看見縛的魯智深來都搥手罵道你這秃驢傷了大王今日也喫拿了慢慢的碎割了這厮魯智深看、這、如、此、周、細、只不做聲押到佛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擡去了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椅衆多小嘍囉拿着鎗棒立在兩邊少刻只見兩箇小嘍囉扶出鄧龍來坐在交椅上曹正楊志緊緊地挈着魯智深到階下鄧龍道你那厮秃驢前日點翻了我傷了小腹至今青腫未消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魯智深睁圓怪眼大喝一聲撮鳥休走兩箇莊家把索頭只一拽拽脫了活結頭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裏接過禪杖雲飛輪動楊志撇了凉笠兒提起手中朴刀曹

曹正真是捉刀人可用

便有經緯

正又輪起桿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力向前鄧龍急待掙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着把腦蓋劈做兩半箇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嘍囉早被楊志搠翻了四五箇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不從者便行掃除處死寺前寺後五六百小嘍囉并幾箇小頭目驚嚇的呆了只得都來歸降投伏隨即叫把鄧龍等屍首扛擡去後山燒化了一面去點倉廩整頓房舍再去寺後有多少物件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喫魯智深并楊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設宴慶賀小嘍囉們盡皆投伏了仍設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二位好漢領了莊家自回家去不在話下正是

古刹雄奇隱翠微
天生神力花和尚

翻為賊寨假慈悲
弄棒磨刀作住持

又有詩一首并及楊志

有智能深助智深
降龍伏虎真同志

綠林豪客主叢林
獸面誰知有佛心

不說魯智深楊志自在二龍山落草却說那押生辰綱老
都管并這幾箇箱禁軍曉行夜住趕回北京到的梁中書
府直至廳前齊齊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
上辛苦多虧了你衆人又問楊提轄何在衆人告道不可
說這人是箇大膽忘恩的賊自離了此間五七日後行得

字字巧合

天此三字
開口壽重

到黃泥岡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裏歇涼不想楊志和七箇
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
推七輛江州車兒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却叫一箇
漢子挑一擔酒來岡子上歇下小的衆人不合買他酒喫
被那廝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纏縛衆人楊志和
那七箇賊人却把生辰綱財寶并行李盡裝載車上將了
去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留兩箇虞候在那裏隨衙
聽候捉拿賊人小人等衆人星夜趕回來告知恩相梁中
書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擡
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時碎

避一段見
當日緩公
急私之好

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差人星夜來濟州投下，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道，且不說差人去濟州下公文，只說着人上東京來到太師府報知，見了太師，呈上書札。蔡太師看了，大驚道：「這班賊人，甚是膽大，去年將我女婿送來的禮物，打劫了去。至今未獲，今年又來無禮，如何干罷。」隨即便押了一紙公文，着箇府幹親自齎了，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差人便要回報，且說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裏差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

儼如優場
丑淨官說
話

相公府尹聽得，大驚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慌忙陞廳來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狀子，已經差緝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踪跡。前日留守司又差人行札付到來，又經着仰尉司并緝捕觀察杖限跟捉，未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道：「小人是太師府裏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裏要這一千人，臨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裏宿歇立等。相公要拿這七箇販棗子的，并賣酒一人，在逃軍官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解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去沙。」

中書驚為
大婚太師
為失財
尹驚為
大官可憐
可笑

只為看得
已的官

重了使把
人形面皮
屏屏看得
輕輕的不
鄭重打奉
承權要

門島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裏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裏行來的鈞帖，府尹看罷，大驚。隨即便喚緝捕人等，只見堦下一人聲喏，立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稟道：「小人是三都緝捕使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上打劫了去的生辰綱，是你該管麼？」何濤答道：「稟覆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晝夜無眠，差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責，到今未見踪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于無奈。府尹喝道：「胡說，上不緊則下慢，我自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諸侯，非同容易。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裏領

太師台旨，限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還違了限次，我非止罷官，必陷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你是箇緝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禍及于我。先把你這厮迭配遠惡軍州，鴈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恕。正是

臉皮打稿太乖張
賤面可無煩作計

自要平安人受殃
本心也合細商量

却說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裏，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眾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

箭穿鴈嘴、鈎搭魚腮、盡無言語。何濤道：你們閒常時都在這房裏撰錢使用，如今有此一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的？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劫了他財寶，自去山寨裏快活。如何拿的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當初只有五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裏，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箇悶悶不已。正是：

雙眉重上三鎗鎖

滿腹填平萬斛愁

網裏漏魚何處覓

甕中捉鼈向誰求

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一紙批文，爲因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劫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擔，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劫了去。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又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復道：「未見次第，不曾獲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送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却是如何得了？」正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

許多顛播
的話只是
簡像像句
像事文章
請謂首題
高家所謂
博神也

濤道你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何濤的妻子乖覺
連忙招手說道阿叔你且來厨下和你說話何清當時跟
了嫂嫂進到厨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盪幾杯酒
請何清喫何清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我不中也是
你一箇親兄弟你便奢遮殺只做得箇緝捕觀察便叫我
一處喫盞酒有甚麼辱莫了你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
哥哥心裏自過活不得哩何清道他每日起了大錢大物
那裏去了有的是錢和米有甚麼過活不得處阿嫂道你
不知爲這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北
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着

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正
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喫府尹刺
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着時
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纔安排些酒食與
你喫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誹誹地
聽得人說道有賊打劫了生辰綱去正在那裏地面上阿
嫂道只聽的說道黃泥岡上何清道却是甚麼樣人劫了
阿嫂道叔叔你又不醉我纔方說了是七箇販棗子的客
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知道是販棗
子的客人了却悶怎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阿嫂道你

絕妙極
文

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憂哥哥，放着常來的一般兒好酒肉弟兄，閒常不保的是親兄弟。今日纔有事，便叫沒捉處。若是叫兄弟得知，撰得幾貫錢，使量這夥小賊有甚難處。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何清笑道：直等哥哥臨危之際，兄弟却來有箇道理救他。好做作說了，便起身要去。阿嫂留住再喫兩杯，那婦人聽了這話，說的蹉蹉慌忙來對丈夫備細說了。何濤連忙叫請何清到面前，何濤陪着笑臉說道：兄弟，你既知此賊去向，如何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麼來歷。我自和嫂子說要兄弟如何救的，哥哥何濤道：好兄弟，休得要冷煖，只想我日

又一番減

常的好處，休記我閒時的歹處，救我這條性命。何清道：哥哥，你管下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也有三二百箇，何不與哥哥出些力氣量兄弟一箇怎救的？哥哥何濤道：兄弟，休說他們你的話，眼裏有些門路，休要把與別人做好漢。你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自有補報你處。正教我怎地心寬，何清道：有甚麼去向？兄弟不省的。何濤道：你不要毆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處，兄弟自來出些氣力，拿這夥小賊。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是弟兄情分。如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要這一千人，天來大事，你却說小賊。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為賭錢上喫

元係甲
之少

不是貪
盜賊

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宿。須要問他那裏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為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箇月。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箇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箇為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得他。我比先曾跟一箇閒漢去投遞他。因此我認得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箇三牙鬚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

我一句了
經摺事

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箇漢子挑兩箇桶來。我不認得他。店主人自與他厮叫道。白大郎那裏去。那人應道。有擔醋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他是箇賭客。我也只安在心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岡上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如今只捕了白勝。一問便知端的。這箇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麼。何濤稟道。畧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仔細

亦是橫財
難消

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便差八箇做公的一同
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逕奔到白
勝家裏却是三更時分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
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時說道害熱病不曾得汗
從牀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
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裏肯認把那婦人網了也不
肯招衆做公的繞屋尋賊尋到牀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
掘開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就地
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扛擡
賊物都連夜趕回濟州城裏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把白

小兒義氣
感尚如此
虎龍虎等
物乎

勝押到廳前便將索子鬆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
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連打三四頓打的皮開肉綻鮮血
迸流府尹喝道告的正主招了賊物捕人已知是鄆城縣
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厮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
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歇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
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
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箇不難只拿任晁保正那六人
便有下列先取一面鐵葉死囚枷枷了白勝他的老婆也
鎖了押去女牢裏監收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
帶領二十箇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着落本

縣立等要捉晁保正，并不知姓名。六箇正賊就帶原解生，辰綱的兩箇虞候作眼拿人，一同何觀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並兩箇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只帶一兩箇跟着來下公文。逕迤鄆城縣衙門前來，當下已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早衙，候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箇茶坊裏坐下喫茶。相等喫了一箇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裏不知是那箇押司直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何濤看時，只見縣裏走出一箇吏員來，看那人時，怎生模樣，但見

眼如丹鳳，眉似臥蠶。滴溜溜兩耳懸珠，明皎皎雙睛點漆。唇方口正，髭鬚地閣，輕盈額潤，頂平皮肉。天倉飽滿，坐定時渾如虎相；走動時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養濟萬人之度量；身軀六尺，懷掃除四海之心機。志氣軒昂，胸襟秀麗。刀筆敢欺蕭相國，聲名不讓孟嘗君。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於家大孝，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

分明

讀此一段
與他人不
同

直有無有
不便留終

已盡力每
房只是如

常皆着意
寫一個好

字

注稱喚緣

起書詩界
佛縮鏡綜

堂、母、親、蚤、喪、下、有、一、箇、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
 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
 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
 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
 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
 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視、金、似、土、人、問、他、求、
 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
 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關、人、之、急、扶、人、之、困、
 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却、把、他、比、做、天、上、
 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曾、有、一、首、臨、江、仙、讚、宋、江、好、

處

起、自、花、村、刀、筆、吏、英、靈、上、應、天、星、疎、財、仗、義、更、多、能、事、
 親、行、孝、敬、待、士、有、聲、名、濟、弱、扶、傾、心、慷、慨、高、名、水、月、雙、
 清、及、時、甘、雨、四、方、稱、山、東、呼、保、義、豪、傑、宋、公、明、

當、時、宋、江、帶、着、一、箇、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何、觀、察、
 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箇、公、人、
 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裏、
 一、面、喫、茶、說、話、宋、公、明、道、謹、領、兩、箇、入、到、茶、坊、裏、坐、定、伴、當、
 都、叫、去、門、前、等、候、宋、江、道、不、敢、拜、問、尊、兄、高、姓、何、濤、答、道、
 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觀、察、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

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道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安敢占上宋江道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箇謙讓了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叫茶博士將兩杯茶來沒多時茶到兩箇喫了茶宋江道觀察到敝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何濤道實不相瞞來貴縣有幾箇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敢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爲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

良句如意
可合

也不妨敝府管下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箇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劫去了十一擔金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賊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箇正賊都在貴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箇幹辦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處着落便是觀察自齎公文來要敢不捕送只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爲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姓名煩乞用心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時捕

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却答應道晁蓋這厮姦頑
役○兵○本○縣○內○上○下○人○沒○一○箇○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
他○受○何○濤○道○相○煩○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
甕○中○捉○鼈○手○到○拏○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
已○當○廳○投○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
何○敢○私○下○擅○開○這○件○公○事○非○是○小○可○勿○當○輕○泄○於○人○何○濤
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
務○倦○怠○了○少○歇○觀○察○略○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
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
吏○略○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

緩中有急
急中有緩
次第寫出
無一筆不
到

押司尊便小弟只在此專等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
博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發我還茶錢離了茶坊飛也
似跑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
知縣坐衙時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押司便來叫
他略待一待却自槽上鞞了馬捧出後門外去拿了鞭子
慌忙的跳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
馬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攢將去沒半箇時辰早到晁蓋莊
上莊客見了人去莊裏報知正是

義重輕他不義財
奉天法網有時開
剝民官府過於賊
應爲知交放賊來

且說晁蓋正和兵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
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
說宋押司在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從着莊客道？」只
獨自一箇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
忙出來迎接。宋江道：「了一箇哨。」携了晁蓋手，便投側邊小
房裏來。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的？」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
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岡事
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你等七人。濟州
府差一箇何緝捕帶領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并本州
文書來捉你等七人。道你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只推

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
馬而來報你哥哥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若不快走時，更待
甚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
夜下來，你們不可擔閣。倘有些疎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
不來救你。晁蓋聽罷，喫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
哥哥，你休要多說，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
晁蓋道：『七箇人，三箇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
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箇在這裏。』賢弟且見他一面。
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箇吳學究，一箇公
孫勝，一箇劉唐，東潞州人。宋江略講一禮回身。』

一一通白
足何等心
腸

極忙急時
遂以一識
奸漢爲要
烹事晁蓋

必欲引進
宋江並不
推掉真是
心腹弟兄

便走囉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
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裏來了當時有箇學究
爲此事作詩一首也說得是詩曰

保正緣何養賊曹
押司縱賊罪難逃

須知守法清名重
莫謂通情義氣高

爵固畏鷗能害爵
猫如伴鼠豈成猫

空持刀筆稱文吏
羞說當年漢相蕭

且說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進來相
見的這箇人麼吳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
人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

常筆必先
答人後出
事於文先
直致於情
欠關切於
人少鄭重
此等布置
處亦具有
三妙

咫尺休了三人大驚道莫不走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

道虧殺這箇兄弟擔着血海也似干係來報與我們原來

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箇

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

立等要拿我們七箇虧了他穩任那公人在茶坊裏候

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

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却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

都打在網裏這大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

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却

不曾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公孫勝劉唐都

又在晁蓋
口裏插一
句不曾會
而下緊接
四海聞名
叫應無迹

道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晁蓋點頭道正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結義弟兄吳先生不曾得會四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箇兄弟也不枉了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學究道兄長不須商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晁蓋道却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爲上計却是走那裏去好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肚裏了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了一齊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裏去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晁蓋道三阮是箇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精細石碣村那裏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

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入了夥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了夥正是

無道之時多有盜
只因秀士居山寨

英雄進退兩俱難
買盜猶然似買官

刺之無處

當時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便和劉唐帶了幾箇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却來旱路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箇打併了便來吳用劉唐把這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五六擔裝了叫五六箇莊

客一發喫了酒食，吳用袖了銅鍊，劉唐提了朴刀，監押着五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礮村來。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齋發他些錢物，從他去投別主。有願去的，都在莊上併疊財物，打拴行李。正是：須信錢財是毒蛇，錢財聚處即亡家。人稱義士猶難保，天鑒貪官漫自誇。

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裏來，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宋江道：「觀察久等，却被村裏有箇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因此擔閣了些。」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裏，兩箇人得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

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案邊，叫左右掛上迴避牌。宋江向前稟道：「奉濟州府公文，爲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接來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爲○提○者○緩○兵○爲○走○者○驟○開○當這一千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拏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有下列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知縣、縣、也、曉、得、名是箇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隨即叫喚尉司，并兩箇都頭，一箇姓朱名全，一箇姓雷名橫。他兩箇非是等閒人也。當下朱全、雷橫兩箇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

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并土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并兩箇虞候作眼，擎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縣尉騎着馬，兩箇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擎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門，飛遶東溪村，晁家來，到得東溪村裏，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箇觀音菴，取齊。朱仝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有前後兩條路。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闕去打他後門，他遶前門走了。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箇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那廝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又有莊客協助，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

廝們亂攔，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唵哨響爲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箇捉一箇，見兩箇捉一雙。雷橫道也說的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入來，我去截住後路。朱仝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我閒常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裏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耍處。」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仝道只消得三十來箇，勾了。」朱仝領了十箇弓手，二十箇土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

說兩條又
說三條故
爲疑詞以
惑之

世間有心
同而言語
情事不可
相通者此

類是也知
此可與論
交道

在前後擊護着縣尉土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二
十箇火把擎着椀叉朴刀留客住鈎鎌刀一齊都透晁家
莊來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裏一縷火
起從中堂燒將起來湧得黑烟遍地紅焰飛空又走不到
十數步只見前後門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焰騰
騰地一齊都着前面雷橫挺着朴刀背後衆土兵發着喊
一齊把莊門打開都撲入裏面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
一般明亮竝不曾見有一箇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將
起來叫前面捉人原來朱仝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
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

門○被○朱○仝○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驚○小
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朱○仝○那○時○到○莊○後○時○兀○自
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
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里○只○顧○放○火○他○和○公○孫○勝○引○了
十○數○箇○去○的○莊○客○納○着○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來○大
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朱○仝○在○黑○影○裏○叫○道○保○正○休○走
朱○仝○在○這○裏○等○你○多○時○晁○蓋○那○裏○顧○他○說○與○同○公○孫○勝○捨
命○只○顧○殺○出○來○朱○仝○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子○晁
蓋○却○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朱○仝○使○步
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人○雷○橫○聽○的○轉○身

人情亦要
會做不說
不知

便是殺死
小衙內根
種

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頭去趕雷橫自在火光之下
東觀西望做尋人朱全撇了土兵挺着刀去趕晁蓋晁蓋
一面走口裏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甚麼我須沒及
處朱全見後面没人方纔敢說道保正你兀自不見我好
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我賺他打你前門我在
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
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
異日必報有詩為証

捕盜如何與盜通
莫疑官府能為盜

官賊應與盜賊同
自有皇天不肯容

朱全正趕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朱全
分付晁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
全回頭叫道有三箇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
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土兵眾人趕去朱全一面
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却如防送的相似漸漸黑影裏
不見了晁蓋朱全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眾土兵隨後
趕來向前扶起急救得朱全答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脚
走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了左腿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
奈何朱全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
些土兵全無幾箇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土兵去

趕衆土兵心裏道兩箇都頭尚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
們有何用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裏正不知那條
路去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仝和晁蓋
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我也有心
亦要放他今已去了只是不見了人情晁蓋那人也不是
好惹的回來說道那裏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縣尉和
兩箇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
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拏得一箇賊人只叫苦道如何回
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解將鄆城
縣裏來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
走了只拏得幾箇鄰舍知縣把一千拏到的鄰舍當廳勘
問衆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住居遠者三二
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如常有擗鎗使棒
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
們一箇下落數內一箇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
他莊客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鄰舍告道也
有不願去的還在這裏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這箇
貼鄰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箇時辰早拿到兩箇莊客
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
六箇人商議小人只認得一箇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

做吳學究一箇叫做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箇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箇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的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箇只此是實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箇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千鄰舍保放回家聽候且說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箇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值府尹陞廳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稟說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箇姓阮的端的住在那裏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箇姓阮的一箇叫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箇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湖村裏住知府道還有那三箇姓甚麼白勝告道一箇是智多星吳用一箇是人雲龍公孫勝一箇叫做赤髮鬼劉唐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裏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緝捕這幾箇賊人不是何濤去石碣村去有分教天罡地煞來尋際會風雲水滸山城去聚縱橫人馬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且聽下回分解

主差去可... 來尋烈會... 誰敢去... 烈對... 一箇... 烈曰... 縣... 以...

忠義水滸傳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說話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裏與眾人商議眾多做公的道若說這箇石碣村湖蕩緊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誰敢去那裏捕捉賊人何濤聽罷說道這一論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週圍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間常時也... 劫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若不起得

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裏捕獲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說，
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檢點與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處去緝捕。」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
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各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
次日那捕盜巡檢領了濟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箇點
起五百軍兵，同衆多做公的一齊遶石碣村來，且說晁蓋
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十數箇莊客來到石碣
村半路上，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却來接應到家。七箇
人都在阮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
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吳川道：「見今李家道口有

那旱地忽律朱貴在那裏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
夥的，須是先投遶他，我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應的物
件裝在船裏，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大家正在那裏商議
投遶梁山泊，只見幾箇打魚的來報道：「官軍人馬飛遶村
裏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廝們趕來，我等休走。」阮小二
道：「不妨，我自對付他。」叫那廝大半下水裏去死，小半都擄
殺他。公孫勝道：「休慌，且看貧道的本事。」晁蓋道：「劉唐兄弟，
你和學究先生，且把財賦老小裝載船裏，逕撐去李家道
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頭勢。」隨後便到阮小二選兩隻棹
船，把娘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船裏，吳用、劉唐各押着

好句

一隻叫七八箇伴當搖了船先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
 阮小五阮小七撐駕小船如此迎敵兩箇各棹船去了且
 說何濤并捕盜巡檢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
 船盡數奪了便使會水的官兵且下船裏進發岸上人馬
 船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納喊人兵並起僕
 將入去早是一所空房裏面只有些龕重家火何濤道且
 去拏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箇兄弟阮小五阮
 小七都在湖泊裏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檢商議道這
 湖泊裏港汊又多路逕甚雜抑且水蕩陂塘不知深淺若
 是四分五落去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姦計我們把馬匹

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裏一發都下船裏去當時捕盜巡
 并向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時捉的船非止
 百十隻也有撐的亦有搖的一齊都望阮小五打魚莊上
 來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唱歌眾人
 且住了船聽時那歌道
 打魚一世蓼兒洼
 不種青苗不種麻
 酷吏賊官都殺盡
 忠心報答趙官家

何觀察并眾人聽了盡喫一驚只見遠遠地一箇人獨棹
 一隻小船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箇便是阮小五何
 濤把手一招眾人併力向前各執器械挺着迎將去只見

阮小五大笑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官，直如此大膽。敢來引老爺做甚麼？却不是來捋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的，搭上箭，拽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箭來，拏着樺楸，翻筋斗，鑽下水裏去。眾人赶到根前，拏箇空，又行不到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花蕩裏打唿哨。眾人把船擺開，見前面兩箇人，掉着一隻船來。船頭上立着一箇人，頭戴青箬笠，身披綠簑衣，手裏燃着條筆管鎗，口裏也唱着道：

老爺生長石碣村

稟性生來要殺人

先斬何濤巡檢首

京師獻與趙王君

何觀察并眾人聽了，又契一驚，一齊看待前面那箇人。

着鎗唱着歌，背後這箇搖着櫂，有認得的，說道：「這箇正是阮小七。」何濤喝道：「眾人併力向前，先拿住這箇賊，休教走了。」阮小七聽得笑道：「潑賊，便把鎗只一點那船，便使轉來，望小港裏串着走。」眾人發着喊，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船的，飛也似搖着櫂，口裏打着唿哨，串着小港汊中，只顧走。眾官兵趕來，趕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把船且泊了，都傍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正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却商議不定，便問那當村住的人，說道：「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裏有許多去處。」何濤便教划着兩隻小船，船上各帶三兩箇做

公的、去前面探路去了、兩箇時辰有餘、不見回報、何濤道、這厮們好不了、事再差五箇、做公的、又划兩隻船去探路、這幾箇做公的、划了兩隻船、又去了一箇多時辰、並不見些回報、何濤道、這幾箇都是久慣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却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着一隻船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顛倒、天色又看看晚了、何濤思想、在此不着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自去走一遭、揀一隻疾快小船、選了幾箇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槳起五六把、樺楫、何濤坐在船頭上、望這箇蘆葦港裏蕩將去、那時已是日沒沉西、划得船開、約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箇人、提着把鋤頭、走將來、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這裏是甚麼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村裏莊家、這裏喚做斷頭溝、沒路了、何濤道、你曾見兩隻船過來麼、那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裏、厮打、何濤道、離這裏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何濤聽得、便叫攏船前去接應、便差兩箇做公的、拿了橈、又上岸來、只見那漢提起鋤頭來、手到把這兩箇做公的、一鋤頭、一箇翻筋斗、都打下水裏去、何濤見了、喫一驚、急跳起身來、時却待遶上岸、只見那隻船、忽地塘將開去、水底下鑽起

一箇人來把何濤兩腿只一扯撲通地倒撞下水裏去。那幾箇船裏的却待要走。被這提鋤頭的趕將上船來。一鋤頭一箇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這何濤被水底下這人倒拖上岸來。就解下他的胳膊來。細了看水底下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弟兄兩箇看着何濤罵道。老爺弟兄三箇從來愛殺人放火。量你這厮直得甚麼。你如何大膽。特地引着官兵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人奉上命差遣。蓋不由己。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箇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贖。望乞饒恕性命。則箇阮家弟兄道。且把他來細做箇踪子。撇在船艙裏。把那幾箇屍首都擻去水裏去了。箇箇胡哨一聲。蘆葦叢中鑽出四五箇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船。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船出來。且說這捕盜巡檢領着官兵都在那船裏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也去了。許多時不見回來。那時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滿天。衆人都在船上歇涼。忽然只見起一陣怪風。但見飛沙走石。捲水搖天。黑漫漫堆起烏雲。昏鄧鄧催來急雨。傾翻荷葉。滿波心翠。蓋交加擺動蘆花。遶湖面白旗繚亂。吹折崑崙山頂樹。喚醒東海老龍君。

那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吹得衆人掩面大驚。只叫得

只幾箇人
用智便似
有千軍萬
馬之勢

苦把那纜船索都刮斷了。正沒擺布處，只聽得後面胡哨響，迎着風看時，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火光來。衆人道：「今番却休了！那大船小船約有四五十隻，正被這大風刮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却早來到面前。原來都是一叢小船，兩隻家挈任。上面滿滿堆着蘆葦柴草，刮刮雜雜燒着，乘着順風直衝將來。那四五十隻官船屯塞做一塊，港汊又狹，又沒迴避處。那頭等大船也有十數隻，却被他火船推來，鑽在大船隊裏一燒。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着船燒，將來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逃走。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

頻提爛泥
裏三字省
了許多解
說

刮雜雜也燒將起來。那捕盜官兵兩頭沒處走，風又緊，火又猛。衆官兵只得鑽去，都透爛泥裏立地。火光叢中只見一隻小快船，船尾上一箇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手裏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口裏喝道：「休教走了一箇。衆兵都在爛泥裏慌做一堆，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箇人引着四五箇打魚的，都手裏明晃晃拿着刀鎗走來。這邊蘆葦西岸又是兩箇人，也引着四五箇打魚的，手裏也明晃晃拿着飛魚鈎走來。東西兩岸四箇好漢，并這夥人一齊動手，排頭兒拗將來，無移時把許多官兵都拗死在爛泥裏。東岸兩箇是晃蓋阮小五，西岸兩箇是阮小二。

蠢蟲二字
妙

說得痛快
有此一番
警官官汚
文之語自
然不奏不
勳便可按
下一頭

竟得沒尋
路頭處亦
有深意
情酒礙此
處見更有
趣味

詩亦趣

阮小七船上那箇先生便是祭風的公孫勝五位好漢引
着十數箇打魚的莊家把這夥官兵都擗死在蘆葦蕩裏
單單只剩得一箇何觀察細做粽子也似丟在船艙裏阮
小二提將上船來指着罵道你這厮是濟州一箇詐害百
姓的蠢蟲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却要你回去對那濟州
府管事的賊驢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
蓋都不是好捺捺的我也不來你城裏借糧他也休要來
我這村中討死倘或正眼兒覷着休道你是一箇小小州
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
時我也擗他三二十箇透明的窟窿俺們放你回去休得

一再來傳與你的那箇鳥官人教他休要討死這裏沒大
我着兄弟送你出路口去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
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這裏一直去便有尋路處
別的衆人都殺了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喫你那
州尹賊驢笑且請下你兩箇耳朵來做表證阮小七身邊
拔起尖刀把何觀察兩箇耳朵割下來鮮血淋漓插了刀
解了胳膊放上岸去詩曰

官兵盡付斷頭溝
留着耳朵聽說話

要放何濤不便休
旋將驢耳代驢頭

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回濟州去了且說晁蓋公孫勝和

阮家三弟兄并十數箇打魚的，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船，離了石碣湖村泊，逕投李家道口來。到得那裏，相尋着吳用、劉唐船隻，合做一處。吳用問道：「拒敵官兵一事，晁蓋備細說了。」吳用眾人大大喜，整頓船隻齊了。一同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來相投。朱貴見了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慌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聽了，大喜，逐一都相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待眾人。隨即取出一張皮鞞弓來，搭上一枝響箭，望着那對港蘆葦中射去。響箭到處，早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備細說眾豪傑入夥姓名、人數、姓付。

小嘍囉齋了，教去寨裏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眾好漢。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船，請眾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船隻，一齊望山寨裏來。行了多時，早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響鑼鳴。晁蓋看時，只見七八箇小嘍囉划出四隻哨船來，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舊先去了。再說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并打魚的人在此等候。又見數十箇小嘍囉下山來接引，到關上。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王倫答禮道：「小可王倫久聞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某是箇不讀書史的人，甚是龯。」

心圖漢不
官虛文備
有豪氣

鹵今日事在藏拙甘心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不棄幸甚

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小寨再有計議一行從人都跟

着兩箇頭領上山來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王倫再三謙讓

晁蓋一行入上階晁蓋等七人在右邊一字兒立下王倫

與衆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一箇箇都講禮罷分賓主

對席坐下王倫喚階下衆小頭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

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

有客館安歇詩曰

入夥分明是一羣

如何待彼爲賓客

相留意氣便須親

只恐身難作主人

鄭真細說
現出瀰心

且說山寨裏宰了兩頭黃牛十箇羊五箇猪大吹大搗筵

席衆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告訴

王倫等衆位王倫聽罷駭然了半晌心內躊躇做聲不得

自己沉吟虛應答筵宴至晚席散衆頭領送晁蓋等衆人

關下客館內安歇自有來的人伏侍晁蓋心中歡喜對吳

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裏去安身不

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吳

用只是冷笑晁蓋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

吳用道兄長性直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兄長不看他的

心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吳用

人常手必
六只觀他
的顏色動
靜吳便

別他的心
話天壤

家像行事
寧可輕慢
決不遲疑

便點著

無分賓主
便自不同

水滸傳

道兄長不見他早間席上與兄長說話到有交情次後因
 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檢放了何濤阮氏三雄
 如此豪傑他好眼力便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應答動靜規模
 心裏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只就早上便議定
 了坐位杜遷宋萬這兩箇自是龕鹵的人待客之事如何
 省得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諸事
 曉得今不得已坐了第四位早間見林冲看王倫答應兄
 長模樣他好眼力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睨這王倫心內
 自己躊躇我看這人倒有顧盼之心只是不得已小生畧
 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併晁蓋道全仗先生妙策良謀

可以容身當夜七人安歇了次早天明只見人報道林教
 頭相訪吳用便對晁蓋道這人來相探中俺計了七箇人
 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裏面吳用向前稱謝
 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可有失恭敬雖有
 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望乞恕罪吳學究道我等雖是
 不才非為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顧盼之意感恩不
 淺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林冲那裏肯推晁蓋上首坐
 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帶坐下晁蓋道久

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林冲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
 朋友交禮節不曾有悞雖然今日能勾得見尊顏不得遂

水滸傳

第十九回

十一

開口便提
醒思鑿擦
動火種

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話。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用便
動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
何與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
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冲道：
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又不能報得。
此讐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吳用道：柴大官
人莫非是江湖上人，稱為小旋風。柴進的麼？林冲道：正是
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疎財，接納四
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能勾會他一面也。
好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

兩人教頭若非武藝超羣，他如何肯薦上山？非是吳用
稱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頭領坐此天下之公論，也不負
了柴大官人之書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
大罪，投遼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誠恐負累他，不便自
願上山，不想今日去任無門，非在位次低微，且王倫只心
術不定，語言不准，難以相聚。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
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
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
懷妬賢嫉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夜來因見兄長
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相留。

節以義遜
善機乃用
正者孰知
正處

的模樣。以此請眾豪傑來關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自投別處去便了。」林冲道：「眾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小可只恐眾豪傑生退去之意，特來早早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厮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厮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林冲身上。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恩。」吳用便道：「頭領為我弟兄面上，倒教頭領與舊弟兄分顏。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時，小生等登時告退。」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量這一箇潑男女，腌臢畜生，終作何用。眾豪傑且請寬心。」

冲起身別了眾人，說道：「少間相會。」眾人相送出來，林冲自

上山去了。正是

如何此處不留人
休言自有留人處
應留人者怕人留
身苦難留留客住

當日沒多時，只見小喽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裏頭領相請眾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晁蓋道：「上覆頭領，少間便到。」小喽囉去了。晁蓋問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何？」吳用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心懶，小生憑着三寸不爛之舌，不由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只

看小生把手來撚鬚爲號，兄長便可協力。晁蓋等衆人暗喜，辰牌已後三四次人來催請。晁蓋和衆頭領，身邊各各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却來赴席。只見宋萬親自騎馬，又來相請。小嘍囉擡過七乘山轎，七箇人都上轎子，一逕投南山水寨裏來。到得山南看時，端的景物非常。直到寨後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都出來相接，邀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看那水亭一遭景致時，但見

四面水簾高捲，週迴花壓朱闌。滿目香風萬朵芙蓉鋪，綠水迎眸翠色千枝荷葉。遶芳塘畫簷外陰陰柳

牕前細細松聲，江山秀氣滿亭臺。豪傑一羣來聚會

當下王倫與四箇頭領杜遷、宋萬、林冲、朱貴坐在左邊，王位上，晁蓋與六箇好漢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嘍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和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閒話支吾開去。吳用把眼來看林冲時，只見林冲側坐交椅上，把眼睜王倫身上，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嘍囉取來三四箇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箇大盤子，裏放着五錠大銀。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注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薄

禮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不能相容我等眾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納眾位豪傑奈緣只為糧少房稀恐日後悞了足下眾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今日晁兄與眾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

皮言當正
言賊文字
妙處

腐儒無學
連賊盜也
做不得

你山寨情分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林冲道這
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王倫
喝道你看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
反失上下林冲大怒道量你是箇落第腐儒胸中又沒文
學怎做得山寨之主吳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投
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晁蓋等七人
便起身要下亭子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林冲把桌子
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
刀來搭的火雜雜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晁蓋劉唐便

從來好臣
只看做權
位是自已
的又惟恐
不是自已
的故嫉賢
如能無所
不至

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一手扯住林冲便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假意勸道休為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挈住杜遷阮小五挈住宋萬阮小七挈住朱貴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是一箇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賙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却今日眾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這嫉賢如能的賊不殺了要你何用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箇緊緊挈着那裏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

被晁蓋劉唐兩箇攔住王倫見頭勢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裏雖有幾箇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來求見了林冲這般凶猛頭勢誰敢向前林冲即時拿住王倫又罵了一頓去心窩裏只一刀脫察地搨倒在亭上可憐王倫做了多年寨主今日死在林冲之手正應古人言量大福也大機深禍亦深有詩為証

獨據梁山志可羞

嫉賢傲士少寬柔

祇將寨主為身有

却把羣英作寇讐

酒席歡時生殺氣

杯盤響處落人頭

曾懷褊狹真堪恨

不肯留賢命不留

編用退老
作進着急
智靈快能
秦能擒

晁蓋見殺了王倫各掣刀在手林冲早把王倫首級割下
來提在手裏嚇得那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
哥執鞭墜轡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拽
過頭把交椅來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
為例今日扶林教頭為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
我今日只為眾豪傑義氣為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
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却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豈
不惹天下英雄耻笑若欲相逼寧死而已我有片言不知
眾位肯依我麼眾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林
冲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斷金亭上招多少斷金

人聚義廳前開幾番聚義之會正是替天行道入將至仗
義疎財漢使來畢竟林冲對吳用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

回分解

圖此位地
首惡今有
無有不伏

官軍
今天下人聞

強殺只是箇遠來新到的人安敢便來占上林冲把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請勿推却若有不從者將王倫爲例再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冲喝道衆人就於亭前參拜了一面使小嘍囉去大寨裏擺下筵席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裏聚義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大寨裏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間焚起一爐香來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箇麤鹵匹夫不過○有○才○學○智○術○的○作○賊○亦○辦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今日山寨天幸得

衆豪傑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吳用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又無經綸濟世之才雖只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怎敢占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特○便○變化晁蓋道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法誰能及得公孫勝道雖有些小之法亦無濟世之才如何便敢占上還是頭領請坐林冲道只今番克敵制勝便見得先生妙法正是鼎分三足缺一

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適蒙頭領所說，鼎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占上頭領，再要讓人時，晁蓋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那杜遷宋萬見殺了王倫，尋思道：自身本事低微，如何近的他們？不若做箇人情，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朱貴坐了第十一位。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都來廳前參拜了，分立

在兩下。晁蓋道：你等衆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先生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衆人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灘頭休教有失，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阮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衆小頭目，并衆多小嘍囉。當下椎牛宰馬，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衆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喫了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衆頭領計議整點倉廩，修理寨柵，打造軍器鎗刀弓箭衣甲頭盔，準備迎敵。

才與私劫
不司

官軍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廝殺好做隄備不在話下自此梁山泊十一位頭領聚義真乃是交情渾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有詩為証

古人交誼斷黃金

心若同時誼亦深

水滸請看忠義士

死生能守歲寒心

因此林冲見晁蓋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山驀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訴與晁蓋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王倫心術不定難以過活一向蹉跎過了流落東京不知死活晁蓋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

晁蓋道
王倫心術
不定難以
過活

快寫書便教人下山去星夜搬取上山來多少是好林冲

當寫下了一封書叫兩箇自身邊心腹小嘍囉下山去了

不過兩箇月小嘍囉還寨說道直至東京城內殿師府前

尋到張教頭家聞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自縊身死

已故半載張教頭亦為憂疑半月之前染患身故止剩得

女使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訪問隣里亦是如此說

打聽得真實回來報與頭領林冲見說了潸然淚下自此

杜絕了心中掛念晁蓋等見說了悵然嗟歎山寨中自此

無話每日只是操練人兵準備抵敵官軍忽一日眾頭領

正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嘍囉報上山來說道濟

正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嘍囉報上山來說道濟

州府差撥軍官帶領約有一千人馬乘駕大小船四五百隻見在石碣村湖蕩裏屯在特來報知晁蓋大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官軍將至如何迎敵吳用笑道不須兄長掛心吳某自有措置自古道水來土掩兵到將迎隨卽喚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又喚林冲劉唐受計道你兩箇便這般這般再叫杜遷宋萬也分付了正是

西迎項羽三千陣

今日先施第一功

且說濟州府尹點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一員帶領一千餘人拘集本處船隻就石碣村湖蕩調撥分開船隻作兩路來取泊子且說團練使黃安帶領人馬上船搖旗納喊殺奔金沙灘來看看漸近灘頭只聽得水面上嗚嗚咽咽吹將起來黃安道這不是畫角之聲且把船來分作兩路去那蘆花蕩中灣仔看時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隻船來看那船時每隻船上只有五箇人四箇人搖着雙櫓船頭上立着一箇人頭帶絳紅巾都一樣身穿紅羅繡襖手裏各拿着留客住三隻船上人都一般打扮於內有人認得的便對黃安說道這三隻船上三箇人一箇是阮小二一箇是阮小五一箇是阮小七黃安道你衆人與我一齊併力向前拿這三箇人兩邊有四五十隻船一齊發着喊殺遶前去那三隻船唵哨了一聲一齊便回黃團練

在報子口
內了却一
路殺法

把手內鎗撚搭動向前來叫道只顧殺這賊我自重賞
那三隻船前面走背後官軍船上把箭射將去那三阮去
船艙裏各拿起一片青狐皮來遮那箭矢後面船隻只顧
趕趕不過二二三里水港黃安背後一隻小船飛也似划來
報道且不要趕我們那一條殺入去的船隻都被他殺下
水裏去把船都奪去了黃安問道怎的着了那厮的手小
船上人答道我們正行船時只見遠遠地兩隻船來每船
上各有五箇人我們併力殺去趕他趕不過三四里水面
四下裏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船來船上弩箭似飛蝗一般
射將來我們急把船回時來到窄狹港口只見岸上約有

二三十人兩頭牽一條大筏索橫截在水面上却待向前
看索時又被他岸上灰瓶石子如雨點一般打將來眾官
軍只得棄了船隻下水逃命我眾人逃得出來到旱路邊
看時那岸上人馬皆不見了馬也被他牽去了看馬的軍
人都殺死在水裏我們蘆花蕩邊尋得這隻小船兒逕來
報與團練黃安聽得說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動教眾
船不要去趕且一發回來那眾船纔撥得轉頭未曾行動
只見背後那三隻船又引着十數隻船都只是這三五箇
人把紅旗搖着口裏吹着胡哨飛也似趕來黃安却待把
船擺開迎敵時只聽得蘆葦叢中砲響黃安看時四下裏

都是紅旗擺滿，慌了手脚，後面趕來的船上叫道：黃安留
下了首級回去。黃安把船儘力搖過蘆葦岸邊，却被兩邊
小港裏鑽出四五十隻小船來，船上弩箭如雨點射將來。
黃安就箭林裏奪路時，只剩得三四隻小船了。黃安便跳
過快船內回頭看時，只見後面的人一箇箇都撲通的跳
下水裏去了。有和船被拖去的大半都被殺死。黃安駕着
小快船正走之間，只見蘆花蕩邊一隻船上立着劉唐，一
撓鈎搭住黃安的船，托地跳將過來，只一把攔腰捉住，喝
道：不要掙扎，別的軍人能識水者，水裏被箭射死，不敢下
水的，就船裏都活捉了。黃安被劉唐扯到岸邊，上了岸。

遠地晁蓋、公孫勝山邊騎着馬，挺着刀，引五六十人，三三
十匹馬齊來接應。一行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奪的船
隻盡數都收在山南水寨裏安頓了。大小頭領一齊都到
山寨，晁蓋下了馬來到聚義廳上坐定，衆頭領各去了戎
裝軍器，團團坐下，捉那黃安綁在將軍柱上，取過金銀段
疋，賞了小喽囉點檢共奪得六百餘匹好馬。這是林冲的
功勞。東港是杜遷、宋萬的功勞。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勞。
捉得黃安是劉唐的功勞。衆頭領大喜，殺牛宰馬，山寨裏
筵會，自醞的好酒水，泊裏出的新鮮蓮藕、并鮮魚、山南樹
上自有時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棗、柿、栗之類，自養的雞

不
如
官
中

猪、鴨、鴨等品物不必細說衆頭領只顧慶賞新到山寨得
獲全勝非同小可有詩爲証

堪笑王倫妄自矜

庸才大任豈能勝

一從火併歸新主

會見梁山事業新

正飲酒間只見小嘍囉報道山下朱頭領使人到寨晁蓋
喚來問有甚事小嘍囉道朱頭領探聽得一起客商有數
十人結聯一處今晚必從旱路經過特來報知晁蓋道正
沒金帛使用誰領人去走一遭三阮道我弟兄們去晁蓋
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來三阮便下廳去換了衣裳
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橈叉留客住點起一百餘人上廳來

殺人放火
的人有此
等存心叮
囑方是忠
義之根本

別了衆頭領便下山就金沙灘把船載過朱貴酒店裏去
了晁蓋恐三阮擔負不下又使劉唐點起一百餘人教領
了下山去接應又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
害客商性命劉唐去了晁蓋到三更不見回報又使杜遷
宋萬引五十餘人下山接應晁蓋與吳用公孫勝林冲飲
酒至天明只見小嘍囉報喜道三阮頭領得了二十餘輛
車子金銀財物并四五十匹驢騾頭口晁蓋又問道不曾
殺人麼小嘍囉答道那許多客人見我們來得頭勢猛了
都撇下車子頭口行李逃命去了並不曾傷害他一箇晁
蓋見說大喜我等初到山寨不可傷害於人取一錠白銀

賞了小嘍囉，便叫將了酒果下山來，直接到金沙灘上見衆頭領。盡把車輛扛上岸來，再叫撐船去載頭口馬匹。衆頭領大喜，把盞已畢，教人去請朱貴上山來筵宴。晁蓋等衆頭領都上到山寨聚義廳上，簞箕、掌柁、圈坐定，叫小嘍囉扛擡過許多財物在廳上，一包包打開，將綵帛衣服堆在一邊，行貨等物堆在一邊，金銀寶貝堆在正面。衆頭領看了打劫得許多財物，心中歡喜，便叫掌庫的小頭目每樣取一半收貯在庫聽候支用。這一半分做兩分，廳上十一位頭領均分一分，山上山下衆人均分一分，把這新拿到的軍健臉上刺了字號，選壯浪的分，撥去各寨。

真，有壁畫

分金以結

真心刺臉

應着着數

砍柴、軟弱的各處看車切草。黃安鎖在後寨監房內，晁道我等今日初到山寨，當初只指望逃災避難，投托王倫帳下，爲一小頭目，多感林教頭賢弟推讓，我爲導，不想連得了兩場喜事，第一贏得官軍收得許多人馬，船隻捉了黃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財物金銀，此不是皆托衆弟兄的才能。衆頭領道：皆托得大哥哥哥的福蔭，以此得采。晁蓋再與吳用道：俺們弟兄七人的性命，皆出於宋押司朱都頭兩箇。古人道：知恩不報，非爲人也。今日富貴安樂，從何而來？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務。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裏，我們必須要

於晁蓋見
有心於吳
川作略
但不可少

盜賊寨中
尚少不得
種種經濟
況治國與
天下者乎

去救他出來。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小生自有剖割。」宋押司是箇仁義之人，緊地不望我們酬謝。然雖如此，禮不可缺。早晚待山寨龐安，必用一箇兄弟自去。白勝的事，可教驀生人去，那裏使錢買上，囑下鬆寬，他便好脫身。我等且商量屯糧造船，製辦軍器，安排寨柵城垣，添造房屋，整頓衣袍鎧甲，打造刀鎗弓箭，防備迎敵官軍。晁蓋道：「既然如此，全仗軍師妙策指教。」吳用當下調撥衆頭領，分派去辦。不在話下。且不說梁山泊自從晁蓋上山，好生興旺，却說濟州府太守見黃安手下逃回的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官軍，生擒黃安一事，又說梁山泊好漢十分英雄了。

人近傍得他，難以收捕，且水路難認，港汊多雜，以此不能取勝。府尹聽了，只叫得苦。向太師府幹辦說道：「何濤先折了許多人馬，獨自一箇逃得性命回來，已被割了兩箇耳朵，自回家將息。至今不能痊去的五百人，無一箇回來。因此又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捉，亦皆失陷。黃安已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又不能取勝，怎生是好？」太守肚裏正懷着鬼胎，沒箇道理處，只見承局來報說：「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報到此。」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

亦見上發

忽來交代

善狀一等
無用官員
的光景

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度與府尹、太守看罷，隨即和新官到州衙裏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糧等項，當下安排筵席，管待新官。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一節，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師將這件勾當擡舉我，却是此等地面，這般府分，又沒強兵猛將，如何收捕得這夥強人？倘或這廝們來城裏借糧時，却怎生奈何？舊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裝行李，自回東京聽罪，不在話下。且說新官宗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守濟州的軍官來，當下商議招軍買馬，集草屯糧，招募悍勇民夫，智謀賢士，準備收捕梁山泊好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

牌仰附近州郡，併力剿捕，一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知會收剿。及仰屬縣，着令守禦本境，這箇都不在話下。且說本州孔目差人齎一紙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教守禦本境防備梁山泊賊人。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豐成文案，行下各鄉村一體守備。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思道：晁蓋等衆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犯了大罪，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傷了何觀察，又損害了許多官軍人馬，又把黃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饒不得。倘有疎失，如之奈何？自家一箇心中，納悶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將此文書立成

有理有情
公私俱盡

文案行下各鄉各保自理會文卷宋江却信步走出縣來，
走不過三二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轉回
頭來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箇婆子，却與他說道：
「你有緣做好事，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話？」
說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
從東京來，不是這裏人家。」元、劇、語、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箇女
兒，婆惜他那閻公平，昔是箇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
兒，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
口兒因來山東投逋，一箇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鄆城縣，不
想這裏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

箇僻淨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
無錢津送，沒做道理處，夾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
裏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裏走頭沒路的，只見
押司打從這裏過，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趕來，望押司可憐
見他，則箇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箇跟我
來去巷口酒店裏，借筆硯寫箇帖子，與你去縣東陳三郎
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
不瞞押司說，棺材尚無，那討使用？」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
十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爺娘，做
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說，隨即取出一錠銀

子遞與閻婆，自己下處去了。且說這婆子將了帖子，逕來縣東街陳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發送。了當，兀自餘剩下五六兩銀子。娘兒兩箇把來盤纏，不在話下。忽一朝那閻婆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箇婦人家面。回來問問壁王婆道：「宋押司下處不見一箇婦人面，他曾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裏在宋家村住，不曾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見他散施棺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敢怕是未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耍笑。從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箇行院不愛他，有幾箇上行

及婆口

首要問我過房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倒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沒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願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箇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話，次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攬掇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置辦些家火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箇在那裏居住，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綾羅，正是

前婆惜始末是王婆叙訴一番贊女兒肯報答情事閻婆自說一番此處若再作王婆勸語便覺絮煩今只解一句甚得賓主

花容嫵娜玉質娉婷髻橫一片烏雲眉掃半彎新月金蓮窄窄湘裙微露不勝情玉笋纖纖翠袖半籠無限意星眼渾如點漆酥胸真似截肪金屋美人離御苑藥珠

仙子下塵寰

宋江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端的養的婆惜豐衣足食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向後漸漸來得慢了却是為何原來宋江是箇好漢只愛學使鎗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閻婆惜水也似後生况兼十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閻婆惜家喫酒這張文遠

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更兼品竹調絲無有不會這婆惜是箇酒色娼妓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見這婆惜有意以目送情等宋江起身淨手倒把言語來嘲惹張三常言道風不來樹不動船不搖水不渾那張三亦是箇酒色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因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記在心裏向後宋江不在時這張三便去那裏假意兒只做來尋宋江那婆娘留住喫茶言來語去成了此事誰想那婆娘自從和那張三兩箇搭識上了打得火塊一般熱

百來眼去
言來語去
此事已盡

類類引證
親切變宕
得古文筆
用

亦且這張三又是箇慣弄此事的豈不聞古人有言一不
將二不帶只因宋江千不合萬不合帶這張三來他家裏
喫酒以此看上了他自古道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正
犯着這條欸閻婆惜自從和那小張三兩箇搭上了竝無
半點兒情分在這宋江身上宋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
他全不兜攬他些箇這宋江是箇好漢不以這女色爲念
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張三和這婆惜如膠似膝
夜去明來街坊上人都知了却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
朵裏宋江半信不信自肚裏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
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没來由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

門便了自此有幾箇月不去閻婆惜使人來請宋江只
事故不上門去正是

花娘有意隨流水

義士無心戀落花

婆愛錢財娘愛俏

一般行貨兩家茶

話分兩頭忽一日將晚宋江從縣裏出來去對過茶房裏
坐定喫茶只見一箇大漢頭帶白范陽瓊笠兒身穿一領
黑綠羅襖下面腿絛護膝八搭麻鞋腰裏跨着一口腰刀
背着一箇大包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着看
那縣裏宋江見了這箇大漢走得蹺蹊慌忙起身趕出茶
房來跟着那漢走約走了三二十步那漢回過頭來看了

摹寫心裏
話眼中人
意外事無
不由盡

水滸傳
宋江却不認得宋江見了這人畧有些面熟莫不是那裏
曾厮會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那漢見宋江看了一回也
有些認得立住了脚定睛看那宋江又不敢問宋江尋思
道這箇人好作怪却怎地只顧看我宋江亦不敢問他只
見那漢去路邊一箇篋頭舖裏問道大哥前面那箇押司
是誰篋頭待詔應道這位是宋押司那漢提着朴刀走到
面前唱箇大喏說道押司認得小弟麼宋江道足下有些
面善那漢道可借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一條僻淨
小巷那漢道這箇酒店裏好說話兩箇上到酒樓揀箇僻
淨閣兒裏坐下那漢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撇在卓子底下

那漢撲翻身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不敢拜問足下高姓
那人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真箇有
些面熟小人失忘了那漢道小弟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
識尊顏蒙恩救了性命的赤髮鬼劉唐便是宋江聽了大
驚說道賢弟你好大膽早是没做公的看見險些兒惹出
事來劉唐道感承大恩不懼怕死特地來酬謝宋江道晁
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誰教你來劉唐道晁頭領哥
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見今做了梁山泊主
都頭領吳學究做了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冲一力維
持火併了王倫山寨裏原有杜遷宋萬朱貴和俺弟兄七

一派說話
真急急促
促極像極

箇，共是十一箇頭領，見今山寨裏聚集得七八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只想兄長大恩，無可報答，特使劉唐齎一封書，并黃金一百兩，相謝押司，并朱雷二都頭。劉唐便打開包裹，取出書來，遞與宋江。宋江看罷，便拽起褶子，前襟摸出招文袋，打開包兒，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卓上。宋江把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招文袋內，放下衣襟，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隨即便喚量酒的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鋪下些菜蔬菓子之類，叫量酒人篩酒與劉唐喫。看看天色晚了，劉唐喫了酒，把卓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宋江慌忙攔住，道：賢弟，你聽我說，你

誰叔知管
子金可多
分宋江知
朱全金可
不與事異
心同
一個不用
與一個不
可與公明
真有人
之明

們七箇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銀使用。宋江家中頗有些過活，且放在你山寨裏。等宋江缺少盤纏時，却教兄弟宋清來取。今日非是宋江見外，於內已受了一條朱全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與他。我自與他說知人，慍便了。雷橫這人，又不知我報與保正，况兼這人貪賭，倘或將些出去賭時，他便惹出事來，不當穩便。金子切不可與他。賢弟，我不敢留你，相請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認得時，不是耍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停閣。宋江再三申意，眾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微表孝順之心。

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令非比舊日小弟怎敢
 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宋江道既是號令嚴明我便
 寫一封回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
 江那裏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
 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箇直性的人見宋江如
 此推卻想是不肯受了便將金子依前包了看看天色晚
 來劉唐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
 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了四拜宋江教量酒人
 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在此我明日却自來策
 劉唐背上包裹拿了朴刀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

只此四字
 是聚義根

獨白一個
 走尚寫他
 肚裏說話
 不寡寂妙

到巷口天色昏黃是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宋江携住劉
 唐的手分付道賢弟保重再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
 要處我更不遠送只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明拽開脚步
 望西路便走連夜回梁山泊來再說宋江與劉唐別了自
 慢慢行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道早是沒做公
 的看見爭些兒惹出一場大事來一頭想那晁蓋倒去落
 了草直如此大弄轉不過兩箇灣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
 聲押司那裏去來好兩日不見面宋江回頭看時正是閻
 婆不因這番有分教宋江小膽翻為大膽善心變做惡心
 畢竟宋江怎地與付閻婆且聽下回分解



